

# 南昌起義與中共蘇區的建立

動言集⑤  
蘇銳鴻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武裝反抗行動，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分共」。當時在武漢主持中共中央的瞿秋白，根據在江西九江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人的建議，決定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起義。由於南京及武漢兩方面都先後取締中國共產黨和鎮壓國民黨左派，第一次國共合作自此結束，「大革命」亦告失敗。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以違反共產國際指示所謂「政治紀律」問題，決定將譚平山開除出黨，並給予周恩來、譚代英、李立三等人處分；張國燾制止不力，也被處分。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八月一日定為「中國農工紅軍」的建軍節，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繼承。中國人民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公布

的軍旗、軍徽上均綴有「八一」字樣作為軍隊標誌。在證件、帽徽、軍服鈕扣、腰帶、軍服內襯、軍服拉鏈扣等多處標有「八一」軍徽的圖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當時作為起義軍總指揮部的江西大旅社闢為「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一九七七年，南昌在市中心建「八一南昌起義紀念塔」，並於一九九七年將紀念塔所處的人民廣場改名為「八一廣場」。南昌市內尚有多處以「八一」命名的建築如八一大道、八一公園、八一橋等。

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確定了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及以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為總方針。在中共中央規劃的一連串起義中，毛澤東負責的湘贛起事失敗了，被指是「單純的軍事投機」，遭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遂率領餘部轉進江西井冈山，實踐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也是紅軍第一個根據地。另一方面，朱德發動湘南起義失敗後，

亦率部上井冈山與毛澤東會師，組成「工農革命第四軍」，後稱「中國紅軍第四軍」。紅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開始長期的游擊戰。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人返國主持黨務，發展紅軍，建立蘇區。大會推舉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李立三為宣傳部長，周恩來為中央常務秘書長，以上海租界為活動大本營。

乘着國民黨內部的明爭暗鬥，以及地方軍人與國民政府作戰，中國共產黨積極發展，放棄進攻城市策略。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已分別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建立六十多個蘇維埃政府，聲勢浩大。

一九三一年，中國共產黨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設中央政府、頒布憲法、發行貨幣、設置國旗，以毛澤東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任紅軍總司令。

一九三二年，經共產國際同意，中共中



▲油畫《南昌起義》。資料圖片

央從上海遷到瑞金，瑞金遂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大本營，一般也稱為中央蘇區。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設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四個省和瑞金直轄縣，共轄六十六個縣，總人口達四百五十三萬，黨員總數約十三萬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國民政府對紅軍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及紅軍主力放棄中央蘇區，率眾八萬，突圍西走，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

# 一枚清末雲南提督的印

香港疫情漸趨平穩，各大拍賣行的春拍如約而至。四月初蘇富比攜重寶而來，以明清玉璽三方為春拍壓軸精品。尤其是那枚乾隆帝御寶交龍鈕白玉璽，作為乾隆「紀恩堂」璽，當時以九千五百萬港幣起拍，五口叫價後以一點二五億港幣落槌（含佣金共一點四五億）。此璽從二〇〇四年的一千四百萬港幣到如今的一點四五億港幣，這十七年間大幅升值九倍。

一時間印章市場熱度陡增。我也在此期間，機緣巧合下，得遇這枚雲南提督用印。起初，我被這方印章上「春霖」二字吸引，朱文篆書，秀潤挺勁，既有雷震之氣，又有生機勃發之意。印章另一面則是白文四字篆書——「劉銳恆印」，粗獷樸素，氣勢渾厚。長方體的印石規整、粗壯、沉手。握在掌中，冰涼而溫潤，觸感細膩，彷彿帶着我的思緒，穿越時光，投影在那個清末民初，王朝末路，戰火紛飛的年代，相識那位清朝末代的雲南提督。

劉銳恆，字春霖，四川重慶府涪州人。有學者考證，劉銳恆草根出生，年少家貧，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以武童身份投軍，轉戰川、黔、滇，陸續升任把總、千總、守備、游擊、參將、總兵。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補副將，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號。」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署普洱鎮總兵提標中軍參將劉銳恆，著交軍機處存記。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九月，「雲南臨元鎮總兵劉樹元因病解職。以記名總兵雲貴督標中軍副將劉銳恆為雲南臨元鎮總兵官。」《清實錄宣統朝政紀》中記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以雲南臨元鎮總兵劉銳恆為雲南提督。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四月，他接替張毅擔任川邊鎮守使，一九一六年

（民國五年）八月辭任。清朝官階，九品十八級。雲南提督，秩「從一品」，是雲南最高級別武官。雲南提督銀印，現被雲南省博物館收藏。名將馮子材、黃武賢、唐友耕曾先後就任此職。劉銳恆是第七十三任（清朝最後一任）雲南提督，自一九一一年上任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只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劉銳恆，在清朝的最後一位雲南提督的任上，見證了整個封建王朝的結束。

清朝滅亡後，劉銳恆一九一五年任川邊鎮守使，這一職位是掌管川邊（後稱西康）特別區域的軍政長官，陸軍中將，屬北洋政府川軍序列。這片區，康、藏、川、滇形式複雜，紛爭不斷。北洋政府看中的是劉銳恆久在西南的治軍經驗。今日的稻城亞丁、康定皆隸屬其轄區。十餘年後，一九二八年這片地區成立了西康省，一九三九年設立省政府，直到一九五五年西康省被撤，那充滿了歷史印記的西康省重又湮沒於歷史。

劉銳恆鎮守川邊期間，為部隊討過軍餉，也曾整治田賦徵收積弊，允許「准其士兵無事開墾為己有」，總體而言可算是負責的軍隊主官。雖然是戰亂年代，在他治理下，未出現兵匪橫行，軍士還開墾生產，保一方平安之外，還能在內政上有所建樹，可謂十分不易。

一件文物，一段歷史。透過印章，我們見證了他的沉浮，也略能感受到那段特殊而複雜的歷史。



▲印章「春霖」。作者供圖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葱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這是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的一段話，是他初為無職一身輕的「自由撰稿人」，筆耕間隙的一點閒情小趣。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魯迅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兩個多月後的三月二十九日，魯迅為尋個清靜地，便於業餘時間讀書寫作，搬離了中山大學頌器的大鐘樓，與許壽裳、許廣平移居白雲路白雲樓二十六號公寓。再過一個月，因對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所煩，魯迅在這天的日記寫道：「上午寄中山大學委員會信並還聘書，辭一切職務。」結束了他大半生的教學、公職生涯。但他並打算馬上離開廣州，而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全身心地整理譯作，書寫新篇。

淡黃長形的白雲樓高三層，臨江面水，當時僅建成三年，是郵局的宿舍。魯迅居住在二樓西頭菱形角樓旁視野開闊的首間，臨窗眺望，「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蛋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近百年前的東濠涌一帶，無疑是社會凋敝的一個縮影，「萬馬齊喑究可哀」的色調場景，與魯迅離職的鬱結心情實在相襯。

這塊清靜地也不尋常，可以說對於魯迅是嚴峻的。首先是炎熱，窗前長鬚垂掛枝葉鬱鬱的大榕樹，擋不住酷暑的侵入，由於房間夕曬，室內蒸悶，人在裏面經常汗流浹背，開着小電扇也無濟於事。魯迅在致友人江紹原的信提及：「天氣似乎比先前熱了，我因常曬在西窗下，所以已經弄

得滿身小疙瘩，雖無性命之憂，而亦頗以為窘也。」這「小疙瘩」即是痱子，廣州話稱之「熱痱」，嚴重的像熟透的荔枝皮，成片紅點，又癢又癢，難寢難安。魯迅強忍着不適凝思揮筆，需要多大的定力。

其次是民不聊生，以致盜劫橫行。「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盜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這起盜案發生在白雲樓外，未直接影響魯迅本人。但是到了這年六月二十三日，《魯迅日記》有「晨睡中盜潛入，竊取一表而去」句。上鎖的門竟防不住蠱賊的潛入，這是件可怕的事情。幸運的是，賊不識貨，為財而來，僅盜去手錶，若把魯迅傾注心血的手稿順帶掠走或毀壞，《魯迅日記》焉能這樣淡淡一寫？至於這年八月二十八日夜河涌對岸樓屋的火情，在周邊上演了「驚魂一幕」，也打斷了魯迅的思路吧。

在這樣的環境中以筆謀生，確實需要樂觀精神，「苦」中取樂才行。魯迅若照飲，影照看，大啖鮮美的嶺南佳果，「買四十元一部之書，吃三塊錢一合之餅乾，還吃糯米滋（荔枝支），龍牙蕉」等，並把友人贈送的一筐荔枝，「分其半贈北新書屋同人。」這期間，自喻「外江佬」的魯

# 魯迅在白雲樓



▲白雲樓是魯迅在廣州的故居。

作者供圖

迅，還學會了幾句粵語和「粵罵」，頗有心得地在文章中予以介紹。魯迅遷居白雲樓近六個月，走出大學的「象牙塔」，近距離地接觸社會，了解了廣州的風土人情。

這年九月二十七日，魯迅與許廣平告別廣州赴上海。據統計，魯迅在廣州期間寫下五十一篇譯著，其中四十五篇是在白雲樓完成的。他極為看重多年嘔心瀝血的譯作《小約翰》，也在這裏完成了最後修訂，即將付梓。《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革命時代的文學》等時評般的篇章，表達了他對中共主要創始人李大釗被捕的關切。殷殷告誡：唯有革命，「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若都沉醉於慶祝一時的勝利而懈怠放鬆，裹步不前，「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於消亡，再下去是復舊。」

魯迅從事的職業，終年是以紙筆桌椅為伴的。書桌上那盆「水橫枝」，經查，名稱叫「梔子花」，茜草科梔子屬常綠植物。耐活，易適應環境，開白花，發淡香。這盆綠植的主人，與它的習性何其相似！他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付諸筆端，因而血管裏噴出的是熱血，「我以我血薦軒轅」。

# 故紙堆中覓「太平」盛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電影資料館（資料館）即日起至十月十七日在資料館展覽廳舉辦「故紙堆中覓『太平』盛世」展覽，與觀眾一起重溫太平戲院營運的歷史。

太平戲院一九〇四年落成，走過重建後的輝煌以及日治時期的艱辛，直至一九八一年結業。展覽展出依據太平戲院一九〇三年的建築圖則重型的立體模型（圖示），以及由第三代院主源碧捐贈的百多件紙本藏品，包括戲院二十世紀初的建築圖則、電影放映的收支表和分帳文件，以及歷代戲院院主與各界名人的書信等。政府新聞處



市井萬象

人生在線  
林中洋

自從去年秋天以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德國的餐飲業也遭到了重創，對於我們這等比較愛下館子的人來說，更是一大損失，雖說也可以叫外賣，但等人把飯送來，也多半已是半涼或是失了味道。除此之外，我還有着另外一層擔心，有次害怕我最喜歡的那幾家中餐館會挺不住，那就太可惜了。

德國沒有唐人街，在一般的城鎮能吃到的中餐多是德國化了的「類中餐」，飯菜也未必不可口，但作為中國人吃起來總覺得好像少點兒味道。但是在漢堡，卻有幾家比較正宗的中餐館，可以撫慰自己那懷鄉的胃。

一家在漢堡火車站近旁，主營川菜，過去的老漢夫婦都是真正的四川人，後來去了漢諾威，現在的老闆原籍香港，卻繼續天府風格，那裏的歌樂山辣子雞、川北涼粉、水煮肉片、紅油抄

手等傳統菜式都做得很地道，是我這樣無辣不歡的人最愛去的地方。還有一家在市政廳的側後方不遠處的一條小街上，那裏主要是江南菜，菜單遞上來是厚厚一本，每個菜品都配有圖片，很像國內的飯店，光看那些圖片就令人非常愉悅，這裏的熏魚、鹽水鴨、皮蛋豆腐等小菜極具風味，有時還有大閘蟹和田雞腿。每次逛街累了，我就會進去要一壺清茶，點幾樣小菜，和老闆說說中國話，那份感覺真舒坦。吃過飯後，打道回府之前，我會去亞洲超市買一後備箱的東西。現在的亞洲超市可不像從前那樣只能買買豆豉醬油即食麵，而是吃的用的、生的熟的幾乎什麼都有。讓我覺得最難得的是這裏的新鮮蔬菜，德國蔬菜種類較少，只有在大城市的中國超市裏才可以買到新鮮的蒜薹、冬瓜、芋頭、蓮藕等，所以每次來我都會盡量多買一些。

可惜漢堡離得到底還是比較遠，現在又好幾個月沒去，頗有些想念。一個

# 懷鄉的胃

偶然的機會，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個主打上海本幫菜的中國飯店，就在我們居住的小城呂內堡。我對這個發現驚喜不已。其實這家店我經常路過，但在它換了名字之後還從來沒有進去過。看來人不能心有成見。因為目前的特殊情況，該店也只能外賣。這個沒有關係，我立刻在網上訂了好幾個菜，打電話預約了時間，然後自己去取餐。老闆娘是個爽朗的人，說起自己時運不濟，剛盤下這家店就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說話間，老闆從後廚出來，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下次你早點打電話預定，我給你用藕來做素排骨！」短短幾句話，聽得人心裏暖暖的。那天帶回來的菜有水煎包、灌湯包、油淋雞、醬鴨、素排骨、家常豆腐等，吃得暖胃又暖心。

終於，德國的疫情有了好轉的趨勢，很多地方又可以露天餐飲了，但願不久之後，一切都能恢復正常，當然更希望下次去漢堡的時候，我還能像以前一樣舒心地打理自己的中國胃。